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十卷 輕佻女私奔落風塵

香徑留煙，蹀廊籠霧，個是蘇台春墓。翠袖紅妝，銷得人亡國故。開笑靨夷光何在，泣秦望夫差誰訴？歎古來傾國傾城，最是蛾眉把人誤。丈夫峻嶒俠骨，肯靡靡繞指，醉紅酣素。劍掃情魔，任笑儒生酸腐。女雖相如綠綺閒挑，陋宋玉彩箋偷賦。須信是子女柔腸，不向英雄譜。

右調《綺羅香》吾家尼父道：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。」正為少年不諳世故，不知利害，又或自矜自己人材，自奇自家的學問，當著鯉居消索，旅館淒其，怎能寧奈？況遇著偏是一個奇妙女，嬌吟巧吟，人耳牽心；媚臉嬌姿，刺目掛膽，我有情，他有意，怎不做出事來？不知古來私情，相如與文君是有終的，人都道他無行。元微之、鶯鶯是無終的，人都道他薄情。人只試想一想，一個女子，我與他苟合，這時你愛色，我愛才，惟恐不得上手，還有什麼話說？只是後邊想起當初鼠竊狗偷的，是何光景？又或夫婦稍有罅隙，道這婦人當日曾與我私情，莫不今日又有外心麼？至於兩下雖然成就，卻撞了一個事變難料，不復做得夫婦，你絆我牽，何以為情？又或事覺，為人嘲笑，致那婦人見薄於舅姑，見惡於夫婿，我以怎麼為情？故大英雄見得定，識得破，不偷一時之歡娛，壞自己與他的行止。

話說弘治間有一士子，姓陸名容，字仲含，本貫蘇州府崑山縣人。少喪父，與寡母相依，織織自活。他生得儀容俊逸，舉止端詳，飄飄若神仙中人，卻又勤學好問，故此胸中極其該博，諸子百家，無不貫通。他父在時，已聘了親，尚未畢姻。□八歲進了崑山縣學。凡人少年進學，未經挫折，看得功名容易，便易懈於研墨，入於游逸，他卻少年老成，志向遠大。若論作文講學，也不辭風雨，不論遠近。若是尋花問柳，飲酒遊山，他便裹足不入。當時有笑他迂的，他卻率性而行，不肯改易。進學之後，有個父親相好的友人，姓謝名琛，號度城，住在馬鞍山下，生有一子一女，女名芳卿，年可□八歲，生得臉如月滿，目若星輝，翠黛初舒楊柳，朱唇半吐櫻桃。又且舉止輕盈，丰神飄逸。他父親是個老白相起家，吹簫、鼓琴、彈棋、做歪詩也都會得，常把這些教他，故此這女子無體不通。倒是這兄弟謝鵬，□一歲卻懵懂癡愚，不肯讀書。謝老此時有了幾分家事，巴不得兒子讀書進學。來賀陸仲含時，見他家事蕭條，也有憐他之意，道：「賢契家事清淡，也處館麼？」陸仲含道：「小姪淺學，怎堪為人師。」謝老道：「賢契著此念頭，但前程萬里，自家見得不足，常常有餘。老夫有句相知話奉瀆：家下有個小犬，年已□一歲了，未遇明師，尚然頑愚，若賢姪不棄，薄有幾間書房，敢屈在寒舍作個西席，只恐粗茶淡飯，有慢賢姪。束修不多，不成一個禮，只當自讀書罷。」陸仲含道：「極承老伯培植，只恐短才不勝任。」謝老起身道：「不要過謙，可對令堂一說，學生就送關書來。」仲含隨與母親計議，母親道：「家中斗室，原難讀書，若承他好意，不唯可以潛心書史，還可省家中供給，這該去。只是通家教書要當真，他飲食伏侍不到處，也將就些，切不可做腔。」果然隔了兩日，謝老送來一個□二兩關，就擇日請他赴館。陸仲含此時收拾了些書史，別了母親，來到謝家，只見好一個庭院：

迷戶溪流蕩漾，覆牆柳影橫斜。

簾捲滿庭草色，風來隔院殘花。

到得門，謝老與兒子出來相迎，延入中堂相揖，請仲含上坐。仲含再三謙讓，謝老道：「今日西賓，自應上坐了。」茶罷，叫兒子拜了，送了贛，延入書房。此老是在行人，故此收拾得極其精雅：

小檻臨流出，疏窗傍竹開。

花陰依曲徑，清影落長槐。

細草含新色，卷峰帶古苔。

纖塵驚不到，啼鳥得頻來。

三間小坐憩，上掛著一幅小單條。一張花梨小幾，上供著一個古銅瓶，插著幾枝花。側邊小桌上，是一盆細葉菖蒲，中列太湖石。黑漆小椅四張，臨窗小瘦木桌，上列棋枰、磁爐。天井內列兩樹茉莉，一盆建蘭。側著過一小環洞門，又三間小書房，是先生坐的，曲欄綺窗，清幽可人。來館伏侍的卻是一個□一二歲小丫鬟。謝老道：「家下有幾畝薄田，屋後又有個小圃，有兩個小廝，都在那邊做活，故此著小鬟伏侍，想在通家不礙。」

晚間開宴，似有一二女娘窺笑的，仲含並不窺視他。自此之後，只是盡心在那廂教書。這謝鵬雖是愚鈍，當不得他朝夕講說，漸漸也有亮頭。每晚謝老因是愛子，叫入內室歇宿，陸仲含倒越得空齋獨局，恣意讀書。□餘日一回家，不提了。

只是謝老的女兒芳卿，他性格原是瀟灑的，又學了一身技藝，嘗道是：「蘇小妹沒我的色，越西施少我的才。」幾頭有本朱淑真《斷腸集》，看了，每為他歎息道：「把這段才色配個庸流，豈不可恨？倒不如文君得配著相如，名高千古！」

況且又因謝老擇配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把歲月蹉跎。看他冬夜春宵，好生悒快，曾記他和《斷腸集》韻，有詩道：

初日暉暉透綺窗，細尋殘夢未成妝。

柳腰應讓當時好，繡帶驚看漸漸長。

平日也是無聊無賴。自那日請陸仲含時，他在屏風後蹴來蹴去看他，見他丰神秀爽，言語溫雅，暗想：「他外貌已是如此，少年進學，內才畢竟也好，似這樣人可是才貌兩絕了。」

只不知我父親今日揀，明日擇，可得這樣個人麼？」以此□分留意。

自謝老上年喪了妻，中饋之事，俱是芳卿管。那芳卿備得□分精潔，早晚必取好天池松蘿苦茗與他。那陸仲含道他家好清的，也是常事，並不問他，芳卿倒向丫頭彩菱問道：

「先生曾道這茶好麼？」彩菱道：「這先生是村的，在那廂看了這兩張紙，嗚嗚的，有時拿去便吃，有時擱做冰冷的，何曾把眼睛去看一看青的、黃的，把鼻子聞一聞香的不香的。」芳卿道：「癡丫頭，這他是一心在書上，是一個狠讀書秀才。」彩菱道：「狠是狠的，來這一向，不曾見他笑一笑。」芳卿道：

「你不曉的，做先生要是這樣。若是對著這頑皮，與他戲顛顛的，便沒怕懼了。這也是沒奈何，那一個少年不要頑耍風月的？」彩菱道：「這樣說起來是假狠了。」

處館數月，芳卿嘗時在樓上調絲弄竹，要引動他，不料陸仲含少年老成得緊，卻似不聽得般，並不在彩菱、謝鵬面前問一聲是誰人吹彈。那芳卿見他之光景，道他至誠可托終身，偏要來惹他，父親不在時，常到小坐憩邊彩花來頑耍，故意與彩菱大驚小怪的，使他得知。有時，直到他環洞門外，聽他講書。仲含卻不走出來。即或撞著，避嫌，折身轉了去。謝鵬要來說姐姐時，自娘沒後，都是姐姐看管，不敢惹他；卻又書講不出時，又虧姐姐把竊聽的教導他，他也巴不得姐姐來聽。芳卿又要顯才，把自己做就的詩，假做父親的，叫兄弟拿與他看。那陸仲含道：「這詩是戴了紗帽，或是山人墨客做的，我們儒生只可用心在八股頭上。脫有餘工，當博通經史，若這些吟詩作賦，彈琴著棋，多一件是添一件累，不可看他。」謝鵬一個掃興而止。芳卿道：「怎小小年紀，這樣腐氣！」幾番要寫封情書著彩菱送去，又怕兄弟得知；要自乘他歸省時到房中留些詩句，又恐怕被他人或父親到館中看見，不敢。

一日，又到書房中來聽講書，卻見他窗外曬著一雙紅鞋兒，正是陸仲含的。芳卿道：「看他也是好華麗的人，怎不耽風月。」忙回房中寫了首詩道：

日倚東牆盼落暉，夢魂夜夜繞書幃。

何緣得遂生平願，化作鸞鳥相對飛。

叫彩菱道：「你與我將來藏在陸相公鞋內，不可與大叔見。」又怕彩菱哄他又自隨著他，遠遠的看他藏了方轉。

綺閣痛形孤，牆東有子都。

深心憐只鳳，寸緘托雙鳧。

又著彩菱借茶名色，來看動靜。那彩菱看見天色陰，故意道一句：「天要下雨了！」只見陸仲含走出來，將鞋子彈了兩彈，正待收拾，卻見鞋內有一幅紙在，扯出來時，上面是一首詩。他看了又看，想道：「這筆仗柔媚，一定是個女人做的，怎落在我鞋內？」拿在手中想了幾回也援筆寫在後首道：

陰散閒庭墜晚暉，一經披玩靜垂幃。

有琴怕作相如調，寄語孤凰別向飛。

一時高興寫了，又想道：「我詩是拒絕他的，卻不知是何人作，又倩何人與他，留在書中，反覺不雅。」竟將來扯得粉碎。彩菱在窗外張見，忙去回覆。

芳卿已在那邊等信，道：「怎麼了？」彩菱道：「我在那邊等了半日，不見動靜，被我哄道天雨了，他卻來收這鞋子，見了詩兒，復到房中，一頭走，一頭點頭搖腦，輕輕的讀，讀了半日，也在紙上寫了幾句，後邊又將來扯碎了。想是做姐姐不過，故此扯壞。」芳卿道：「他扯是惱麼？」彩菱道：「也不歡喜，也不惱。」芳卿道：「他若是無情的，一定上手扯壞。」

他又這等想看，又和，一定也有些動情。扯壞時，他怕人知道，欲滅形跡了，還是個有心人。」不知那陸仲含在那邊廢了好些心，道：「我嘗聞得謝老在我面前說兒子愚蠢，一女聰明，吹彈寫作，無所不能。這一定是他做的。詩中詞意似有意於我，但謝老以通家延我，我卻淫其女，於心何安？況女子一生之節義，我一生之行簡，皆繫於此，豈可苟且！只是我心如鐵石，可質神明，但恐此女不喻，今日詩來，明日字到，或至泄漏，連我也難自白。不若棄此館而回，可以保全兩下，卻又沒個明目。」正在擺划不下時，不期這日值謝老被一個大老契住虎丘，不在家中，那芳卿幸得有這機會，待至初更，著彩菱伴了兄弟，自卻明妝豔飾，逕至書房中來。

走至洞門邊，又想道：「他若見拒，如何是好？」便縮住了。又想道：「天下沒有這等膠執的，還去看。」乘著月光到書房門首，輕輕的彈了幾彈。那陸仲含讀得高興，一句長，一句短，一句高，一句低，那裡聽得？芳卿只得咬著指頭等了一回，又下階看了回月，不見動靜，又彈上幾彈，偏又撞他響讀時，立了一個更次，意興索然。正待回步，忽聽得「呀」地一聲，開出房來，卻是陸仲含出來解手，遇著芳卿，吃了一驚，定睛一看，好一個女子：

肌如聚雪，鬢若裁雲。鸞鸞翠黛，巫峰兩朵入眉頭；的的明眸，天漢雙星來眼底。乍啟口，清香滿座；半含羞，秀色撩人。白團斜掩賽班姬，翠羽輕投疑漢女。

仲含道：「那家女子？到此何干？」那芳卿閃了臉，逕往房中一闖。仲含便急了，道：「我是書館之中，你一個女流走將來，又是暮夜，教人也說不清，快去！」芳卿道：「今日原也說不清了。陸郎，我非他人，即主人之女芳卿也。我自負才貌，常恐陷村人之手，願得與君備箕帚。前芳心已見於鞋中之詞，今值老父他往，舍弟熟睡，特來一見。」仲含道：「如此，學生失瞻了。但學生已聘顧氏，不能如教了。」芳卿即淚下道：「妾何薄命如此？但妾素慕君才貌，形同寢寐，今日一見，後會難期，願借片時，少罄款曲，即異日作妾，亦所不惜。」遂牽仲含之衣。仲含道：「父執之女，斷無辱為妾之理。請自尊重，請回。」芳卿道：「佳人難得，才子難逢，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，郎何忽然？」眉眉吐吐，越把身子捱近來。

陸仲含便作色道：「女郎差矣！『節義』二字不可虧。若使今日婦郎失身，便是失節。我今日與女郎苟合，便是不義。請問女郎，設使今日私情，明日洩露，女郎何以對令尊？異日何以對夫婿？那時非逃則死，何苦以一時貽千秋之臭。」芳卿道：「陸郎，文君相如之事，千古美談，怎少年風月襟期，作這腐儒酸態？」仲含道：「寧今日女郎酸我腐我，後日必思吾言。負心這事，斷斷不為！」遂踏步走出房外。

芳卿見了，滿面羞慚，道：「有這等拘儒，我才貌作不得你的妾？不識好！不識好！」還望仲含留他，不意仲含藏入花陰去了，只得快快而回。一到房中，和衣睡下，一時想起好羞，怎兩不相識，輕易見他？被他拒絕，成何光景？一時好惱：「天下不只你一個有才貌的，拿甚班兒？」又時自解道：「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無處下金鈎，好歹要尋個似他的！」

思量半夜，到天明反睡了去。

彩菱到來，道：「姐姐辛苦！」芳卿道：「撞著呆物，我就回了。」彩菱道：「姐姐謊我，那個肯呆？」芳卿道：「真是。」

把夜來光景說與他。彩菱道：「有這等不識抬舉的。姐姐捱半年，怕不嫁出個好姐夫？要這等呆物，料也不溜亮的。」芳卿點了點頭。

仲含這廂怕芳卿又來纏，托老母抱病，家中無人，不便省親，要辭館回家。謝度城道：「怎令堂一時老病起來？莫不小兒觸實，家下伏侍不週？」仲含道：「並不是，實實是為老母之故。」謝度城見他忠厚，兒子也有光景，甚是戀戀不釋。

問女兒道：「你一向供看他，何如？」芳卿道：「想為館谷少，一個學生不住他身子。」謝度城見仲含意堅，只得聽他，道：「先生若可脫身，還到舍下來終其事。」仲含唯唯。

到家，母親甚是驚訝，道：「你莫不有甚不老成處，做出事回來？」仲含道：「並沒甚事，只為家中母親獨居，甚是懸念，故此回來。」母親道：「固是你好意，但你處館，身去口去，如今反要吃自己的了。」

過幾時，謝度城著人送束修，且請赴館。仲含只在附近僧寺讀書。次年聞得謝老女隨人逃走，不知去向，後又聞得謝老檢女兒箱中，見有情書一紙，卻是在他家伴讀的薄喻義。

謝度城執此告官，此時薄喻義已逃去，家中只一母親，拖出來見了幾次官，追不出，只得出牌廣捕。陸仲含聽了，歎息道：「若是我當日有些苟且，若有一二字腳，今日也不得辨白了。」

荏苒三年，恰當大比。陸仲含遺才進場，到揭曉之夕，他母親忽然夢見仲含之父道：「且喜孩兒得中了，他應該下科中式，因有陰德，改在今科，還得聯捷。」母親覺來，門前報的已是來了。此時仲含尚在金陵，隨例飲宴參謁，耽延月餘。這些同年也有在新院耍，也有舊院耍，也有挾了妓女桃葉渡、燕子磯游船的，也有乘了轎在雨花台、牛首山各處觀玩的，他卻無事靜坐，蕭然一室，不改寒儒舊態。這些同年都笑他。事畢，到家謁母親、親友，也去拜謝度城。度城出來相見，道及：「小兒得先生開導，漸已能文，只是擇人不慎，誤延輕薄，遂成家門之丑。若當日先生在此，當不至此。」□分悽愴。

仲含在家中，母親道及得夢事，仲含道：「我寒儒有甚陰德及人？」□月，啟行北上，謝老父子也來相送。

一路無辭。抵京，與吳縣舉人陸完、太倉舉人姜昂同在東江米巷作寓。兩個扯了陸仲含到前門朝窩內玩耍，仲含道：「素性怕到花叢。」兩個笑了笑，道：「如今你才離家一月，還可奈哩！」也不強他。兩個東撞西撞，撞到一家梁家，先是鴛兒見客，道：「紅兒有客！」只見一個妓者出來，年紀約有□七、八歲，生得豐膩，一口北音。陪吃了茶，問了鄉貫姓字。

須臾，一個妓女送客出來，約有二□模樣，生得眉目疏秀，舉止輕盈。姜舉人問紅兒道：「這是何人？」紅兒道：「是我姐姐慧哥，他曉得一口你們蘇州鄉譚，琴棋詩寫，無件不通。」正說時，慧兒送客已回，向前萬福。紅兒道：「這一位太倉姜相公，這位吳縣陸相公，都是來會試的。」慧兒道：「在那廂下？」

姜舉人道：「就在東江米巷。」慧兒道：「兩位相公俱在姑蘇，崑山有一位陸仲含，與陸相公不是同宗麼？」姜舉人道：「近來，同宗。」陸舉人道：「他與我們同來會試，同寓。慧哥可有交麼？」慧哥覺得容貌慘然，道：「曾見來。」姜舉人道：「這等，我停會契他回來。」姜舉人叫小廝取一兩銀子與他治酒，兩個回到下處，尋陸仲含時，拜客不在。等了一會來人，姜舉人便

道：「陸仲含，好個素性懶入花叢，卻日日假拜客名頭去打獨坐！」陸仲含道：「並不曾打甚獨坐。」陸舉人道：「梁家慧哥托我致意。」仲含道：「並不曾曉得甚梁家慧哥。」姜舉人道：「他卻曉得你崑山陸仲含。」仲含道：「這是怪事。」姜舉人道：「何怪之有？離家久，旅邸蕭條，便適與一適興，何訪？」陸仲含道：「這原不妨，實是不曾到娼家去。」正說間，又是一個同年王舉人來，聽了，把陸仲含肩上拍了拍，道：「老呆，何妨事？如今同去，若是陸兄果不曾去，姜兄輸一東道請陸兄；如果是舊相與，陸兄輸一個東道請姜兄，何如？」

姜舉人連道：「使得，使得！」陸仲含道：「這一定你們要邀我到娼家去了，我不去。」姜舉人便拍手道：「辭餒了。」只見王舉人在背後把陸仲含推著道：「去，去！飲酒宿娼，提學也管不著。就是不去的，也不曾見賞德行，今日便帶我吹一個木屑罷！」三個人簇著便走。

走到梁家，紅兒出來相迎，不見慧哥。王舉人道：「慧哥呢？」紅兒便叫：「請慧哥！姜相公眾位在這裡！」去了一會，道：「身子不快，不來。」蓋因觸起陸仲含事，不覺淒惻，況又有些慚愧，不肯出來。姜舉人道：「這樣病得快？定要接來！」

王舉人道：「我們今日東道都在他一見上，這決要出來的。」姜舉人道：「若不是陸相公分上，就要擄毛了！」逼了一會，只得出來，與王舉人、陸仲含相見了。陸仲含與他彼此相視，陸仲含也覺有些面善，慧兒卻滿面痛紅，低頭不語。姜舉人道：「賊、賊、賊！」一個眼色丟大家，都不做聲了。王舉人道：「兩個不相識，這東道要姜兄做。」姜舉人道：「東道我已做在此了，實是道才原問陸仲含。」須臾酒到，姜舉人道：「慧娘，你早問道曾見陸仲含，果是何處見來？」只見慧哥兩淚交零，哽咽不勝，正是：

一身飄泊似游絲，未語情份淚兩垂。

今日相逢白司馬，重抱琵琶訴昔時。

向著陸仲含道：「陸相公，你曾在馬鞍山下謝家處館來麼？」陸仲含道：「果曾處來。」慧兒不覺失聲哭道：「妾即謝度城之女芳卿也。記當日曾以詩投君，君不顧；復乘夜奔君，君不納。且委曲訓諭，妾不能用。未幾，君辭館去，繼之者為洪先生，契一伴讀簿生來。妾見其年少，亦以挑君者挑之，不意其欣然與妾相好。夜去明來，垂三月而妾已成孕矣。懼老父見憂，商之簿生墮胎計，不意簿生愚妾以逃，駭妾謂予弟聞之予父，將以毒藥殺予，不逃難免。因令予盡契予妝奩，並竊父銀□餘許兩，逃之吳江伊表兄於家。不意於利其有，偽被盜，盡竊予衣裝，簿生方疑而蹤跡之，予遽蹴鄰人欲以拐帶執簿生。予駭，謂所竊銀尚在枕中，可以少資饋粥，遂走金陵。生傭書以活，予寄居斗室。鄰有少惡，時窺予，生每以此疑，始之詬罵，繼以捶楚，曰：『爾故態復萌耶？』雖力辨之，不我聽。尋以貧極，暗商之媒，賣予娼家，詭曰借予往揚投母舅。人甫入舟，生遽契銀去，予竟落此，倚門獻笑，何以為情於君，昔日之言俱驗。使予當日早從君言，嫁一村莊癡漢，可為有父兄、夫妻之樂，豈至飄泊東西，辱親虧體？老父弱弟相見何期？即此微醜淪異地。」言罷，淚如雨注。

四人亦為悒悒。姜舉人道：「陸兄，此人誠亦可憐，兄試宿此，以完宿緣。」陸仲含道：「不可，我不亂之於始，豈可亂之於終？」陸舉人道：「昔東人之女，今陌上之桑，何礙？」

陸仲含俯首道：「於心終不安。」亦躊躇，殊有不能釋然光景。

芳卿又對陸仲含道：「妾當日未辱之身，尚未能當君子，況今日既垢之後敢污君子？但欲知別來鄉園景色，願乘達旦之燭，得盡未罄，斷不敢有邪想也。」眾共贊成。陸仲含道：「今日姜兄有紅哥作伴，陸兄、王兄無偶，可共我三人清譚。」

酒闌，姜舉人自擁紅兒同宿，二陸與王舉人俱集芳卿房中。芳卿因叩其父與弟，仲含道：「我上京時，令尊與弟俱來相送。令尊其健，令弟亦能文。」芳卿因開篋出詩數首，曰：「妾之愧悔，不在今日，但恨脫身無計。」三人因讀其自艾詩，有曰：

月滿空廓恰夜時，書窗清話盡堪思。

無端不作韋弦佩，飄泊東西無定期。

又客窗風雨只生愁，一落青樓更可羞。

惆悵押衙誰個是，白雲重見故園秋。

憶父白髮蕭森入夢新，別時色哭儼然真。

何緣得以當壚女，重向臨筇謁老親。

憶弟喁喁笑語一燈前，玉樹瓊葩各自妍。

塞北江南難再合，怕看雁陣入寒煙。

王舉人道：「觀子之詩，怨悔已極，倒思親想弟，令人憐憫。但只恐脫得身去，又悔不若青樓快樂。」芳卿道：「憶昔吳江逃時，備極驚怖；金陵流寓，受盡饑寒。今人風塵，顏面與賈商為伍，遭他輕侮，所不忍言。略有厭薄，假母又鞭策相逼，真進退不得自決。惟恨脫之不早，怎還有戀他之意？」

此時夜已三鼓，王、陸兩人已被酒，陸伏幾而臥，王倚於椅上，亦鼾聲如雷。惟陸仲含自斟苦茗，時飲時停，與芳卿相向而坐。芳卿因感膝至仲含道：「妾有一言相懇，亦必難望之事。妾之落此，心甚厭苦，每求自脫，故常得人私贈，都密緘藏，約五□金。原欲遵有俠氣或致誠人，托之離此陷井。但當日簿生所得只五□金，電子從中尚有所費，恐五□金尚不足。君能為我，使得返故園，生死啣結。」仲含道：「僕亦有此意，但以罄行囊不過五□金，恐不足了事。芳卿若有此，僕不難任之。」仲含因與圍棋達曙。

早歸，命僕人把一拜匣，內藏包頭並線縑及梳掠送芳卿。

芳卿遂將所蓄銀密封放匣中，且與僕人一百錢，令與仲含，勿令人見。陸仲含使央姜、陸兩人與龜子說，要為芳卿贖身，那龜子道：「我為他費銀三百多兩，到我家不上一年，怎容他贖？」

王舉人知道，也來為他說，自八□兩講到一百兩，只是不肯。

陸仲含意思要贖他，向同年親故中又借銀百兩湊與他，龜子還作腔，虧得姜舉人發惡道：「這奴才！他是崑山謝家女子，被鄰人薄喻義誑騙出來，你買良為娼，他現告操江廣捕，如今先送他在鋪裡，明日我們四個與城上講，著他要薄喻義，問他一個本等充軍！」王、陸二人在中兜收，只一百六□兩贖了。

眾同年都來與他作慶，他卻於寓中另出一小房，與他居住，僱一個婆子伏侍，自己並不近他。陸舉人道：「陸兄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豈有冷落他在這邊之理？」仲含道：「陸兄，當日此女奔我時，也願為我妾，我道父執之女，豈可辱之為妾，所以拒絕。若今日納之，是負初心了。但謝翁待我厚，此女於我鍾情，今日又有悔過之意，豈可使之淪落風塵？正欲乘便寄書，令其父取回耳。」姜舉人聽了暗笑道：「強辭，且看後來。」陸舉人與他同寓，果然見他一無苟且。

將及月餘，各處朝覲官來。忽然一日，有個江山縣典史來賀陸仲含，且送卷子錢。仲含去答拜，卻是同鄉人，曾於謝老家會酒，姓楊名春，是謝老之舅，芳卿母舅。說話之間，仲含道：「令甥女在此，老先生知道麼？」楊典史道：「不知。」

仲含道：「已失身娼家，學生助他贖身，見在敝旅。」楊典史道：「學生來時，曾見家姐夫。他為此女又思又惱，已致成病。」

老先生如此救他，不惟出甥女於風塵，抑且救謝度城於垂死，感謝不盡！」仲含道：「這何足謝。但是目下要寫書達他令尊，教他來接去，未得其便。如今老先生與他是甥舅，不若帶回去，使他父子相逢。」楊典史道：「以學生言之，甥女已落娼家，得先生捐金贖他，不若學生作主，送老先生為妾，如今一中舉，娶妾常事。」仲含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即刻就送來。」回寓，對芳卿說了，叫了一乘轎，連他箱籠，一一都交與楊典史。又將芳卿所與贖身五□金也原封不動交還。芳卿道：「前日先生為我費銀一百六□餘金，尚未足償，先生且收此，待賤妾回家補足。」仲含道：「前銀不必償還，此聊為歸途用費。」芳卿謝了再三，別去。

這番姜、陸兩人與各同年都贊他不為色慾動心，又知他前日這段陰德。未幾，聯捷，殿在二甲，做了兵部部屬。告假省親，一到家中，此時謝鵬已進學，芳卿已嫁與一附近農家，父子三人來拜謝，將田產寫契一百六□兩，送還他贖身之銀。陸仲含道：「當日取贖，初無求償之意。」畢竟不收。芳卿因設一生位在家，祝他功名顯大。後轉職方郎，嘗阻征安南之師，止內監李良請乞。與內閣庸輔劉吉相忤，轉參政。也都是年少時持守定了。若使他當時少有苟且，也竟如薄生客死異地，貽害老親，還可望功名顯大麼？正是：

煦煦難斷是柔情，須把貞心暗裡盟。

明有人非幽鬼責，可教旦夕昧平生。